

5

作品集

金庸

射鵰
英雄傳

壹

金庸作品集

5

射鵰
英雄傳

壹

广州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射雕英雄传/金庸著.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2.11

ISBN 7-80655-331-2

I. 射… II. 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1537 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01-172 号

本书版权由金庸先生授权广州出版社在中国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射雕英雄传

广州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编: 510121)

花城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水荫路 11 号 邮编: 510075)

湛江蓝星南华印务公司 印刷

(地址: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菴塘路 61 号 邮编: 524002)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 1101 千 印张: 43.375

印数: 44001-54000 册

2003 年 9 月第 2 版 2003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策 划: 欧阳群

责任编辑: 柳宗慧 朱 颀

责任校对: 袁冰凌 肖 燕

封面设计: 张 朋

发行专线: 020-83793214 020-83781097

ISBN 7-80655-331-2/I·45

定价: 76.00 元 (全四册)

《金庸作品集》广州版新序

我的小说出了许多版本。正式授权的版本在香港是明河版，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是明河版的简体字版，台湾先后是远景版和远流版，中国内地是天津的百花文艺版，三联书店版。（北京的文化艺术社本来曾正式授权，但因转授权第三者的纠纷而引起诉讼。）百花版早已结束，三联书店与文艺社的授权也都已于2001年年底终止，不再续约，从2002年开始，授权广州出版社独家出版。

这次的广州新版，改正了不少错字、漏字。现在我正在进行第三次的重新校订，主要是接受了读者们的指正。有几段长的改写，是吸收了评论者以及研讨会中讨论的结果。修订后的版本，也将由广州出版社出版。

所以授权广州社出版，因为广州与香港相距很近，业务上容易联系，广州出版社给予很多合作与优惠，对于书籍质量的保证，盗印的取缔，版权的保护等作了许多令作者十分满意的努力，使我们对合作的前途怀有良好的展望。欢迎读者们继续给予批评指教，可请由广州出版社转交。

金庸

二〇〇一·十一·十三

目
录

第一回	风雪惊变	5
第二回	江南七怪	45
第三回	黄沙莽莽	81
第四回	黑风双煞	115
第五回	弯弓射雕	149
第六回	崖顶疑阵	179
第七回	比武招亲	217
第八回	各显神通	255
第九回	铁枪破犁	279
第十回	往事如烟	315



那道人哈哈大笑，

忽然提起右掌，快如闪

电般在枪身中间一击，格

的一声，杨铁心只觉虎口剧

痛，急忙撒手，铁枪已摔落雪地。



第一回 风雪惊变

钱塘江浩浩江水，日日夜夜无穷无休地从两浙西路临安府牛家村边绕过，东流入海。江畔一排数十株乌柏树，叶子似火烧般红，正是八月天时。村前村后的野草刚起始变黄，一抹斜阳映照之下，更增了几分萧索。两株大松树下围着一堆村民，男男女女和十几个小孩，正自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个瘦削的老者说话。

那说话人五十来岁年纪，一件青布长袍早洗得褪成了蓝灰带白。只听他两片梨花木板碰了几下，左手中竹棒在一面小羯鼓上敲起得得连声。唱道：

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晚鸦。

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的。

那说话人将木板敲了几下，说道：“这首七言诗，说的是兵火过后，原来的家家户户，都变成了断墙残瓦的破败之地。小人刚才说到那叶老汉一家四口，悲欢离合，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他四人给金兵冲散，好容易又再团聚，欢天喜地地回到故乡卫州，却见房屋已给金兵烧得干干净净，无可奈何，只得去到京城汴梁，想觅个生计。不料想：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他四人刚进汴梁城，迎面便过来一队金兵。带兵的头儿一双三角眼觑将过去，见那叶三姐生得美貌，跳下马来，当即一把抱住，哈哈大笑，便将她放上了马鞍，说道：‘小姑娘，跟我回家，服侍老爷。’那叶三姐如何肯从，拼命挣扎。那金兵长官喝道：‘你不肯从我，便杀了你的父母兄弟！’

提起狼牙棒，一棒打在那叶四郎的头上，登时脑浆迸裂，一命呜呼。正是：

阴世新添枉死鬼，阳间不见少年人！

“叶老汉和叶妈妈吓得呆了，扑将上去，搂住了儿子的尸体，放声大哭。那长官提起狼牙棒，一棒一个，又都了账。那叶三姐却不啼哭，说道：‘长官休得凶恶，我跟你回家便了！’那长官大喜，将叶三姐带得回家。不料叶三姐觑他不防，突然抢步过去，拔出那长官的腰刀，对准了他心口，挺刀刺将过去，说时迟，那时快，这钢刀刺去，眼见便可报得父母兄弟的大仇。不料那长官久经战阵，武艺精熟，顺手一推，叶三姐登时摔了出去。那长官刚骂得一声：‘小贱人！’叶三姐已举起钢刀，在脖子中一勒。可怜她：

花容月貌无双女，惆怅芳魂赴九泉。”

他说一段，唱一段，只听得众村民无不咬牙切齿，愤怒叹息。那人又道：“众位听了，常言道得好：

为人切莫用欺心，举头三尺有神明。

若还作恶无报应，天下凶徒人吃人。

“可是那金兵占了我大宋天下，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却又不见他遭到什么报应。只怪我大宋官家不争气，我中国本来兵多将广，可是一见到金兵到来，便远远地逃之夭夭，只剩下老百姓遭殃。好似那叶三姐一家的惨祸，江北之地，实是成千成万，便如家常便饭一般。诸君住在江南，当真是在天堂里了，怕只怕金兵何日到来。正是：宁作太平犬，莫为乱世民。小人张十五，今日路经贵地，服侍众位听客这一段说话，叫做《叶三姐节烈记》。话本说彻，权作散场。”将两片梨花木板啪啪啪地乱敲一阵，托出一只盘子。

众村民便有人拿出两文三文，放入木盘，霎时间得了六七十

文。张十五谢了，将铜钱放入囊中，便欲起行。

村民中走出一个二十来岁的大汉，说道：“张先生，你可是从北方来吗？”说的是北方口音。张十五见他身材魁梧，浓眉大眼，便道：“正是。”那大汉道：“小弟作东，请先生去饮上三杯如何？”张十五大喜，说道：“素不相识，怎敢叨扰？”那大汉笑道：“喝上三杯，那便相识了。俺姓郭，名叫郭啸天。”指着身旁一个白净面皮的汉子道：“这位是杨铁心杨兄弟。适才俺二人听先生说唱叶三姐节烈记，果然是说得好，却有几句话想要请问。”张十五道：“好说，好说。今日得遇郭杨二位，也是有缘。”

郭啸天带着张十五来到村头一家小酒店中，在张饭桌旁坐了。

小酒店的主人是跛子，撑着两根拐杖，慢慢烫了两壶黄酒，摆出一碟蚕豆、一碟咸花生、一碟豆腐干，另有三个切开的咸蛋，自行在门口板凳上坐了，抬头瞧着天边正要落山的太阳，却不再向三人望上一眼。

郭啸天斟了酒，劝张十五喝了两杯，说道：“乡下地方，只初二、十六才有肉卖。没了下酒之物，先生莫怪。”张十五道：“有酒便好。听两位口音，遮莫也是北方人。”杨铁心道：“俺两兄弟原是山东人氏。只因受不了金狗的肮脏气，三年前来到此间，爱这里人情厚，便住了下来。刚才听得先生说道，我们住在江南，犹似在天堂里一般，怕只怕金兵何日到来，你说金兵会不会打过江来？”

张十五叹道：“江南花花世界，放眼但见美女，遍地皆是金银，金兵又有哪一日不想过来？只是他来与不来，拿主意的却不是金国，而是临安的大宋朝廷。”

郭啸天和杨铁心齐感诧异，同声问道：“这却是怎生说？”

张十五道：“我中国百姓，比女真人多上一百倍也还不止。只要朝廷肯用忠臣良将，咱们一百个打他一个，金兵如何能够抵挡？我大宋北方这半壁江山，是当年徽宗、钦宗、高宗他父子三人奉送给金人的。这三个皇帝任用奸臣，欺压百姓，把出力抵抗金兵的大将罢免的罢免，杀头的杀头。花花江山，双手送将过去，金人却之

不恭,也只得收了。今后朝廷倘若仍然任用奸臣,那就是跪在地下,请金兵驾到,他又如何不来?”

郭啸天伸手在桌上重重一拍,只拍得杯儿、筷儿、碟儿都跳将起来,说道:“正是!”

张十五道:“想当年徽宗道君皇帝一心只想长生不老,要做神仙,所用的奸臣,像蔡京、朱珪、王黼,是专帮皇帝搜括百姓的无耻之徒;像童贯、梁师成,是只会吹牛拍马的太监;像高俅、李邦彦,是陪皇帝嫖院玩耍的浪子。道君皇帝正事诸般不理,整日里若不是求仙学道,写字画画,便是派人到处去找寻稀奇古怪的花木石头。一旦金兵打到眼前来,他束手无策,头一缩,便将皇位传给了儿子钦宗。那时忠臣李纲守住了京城汴梁,各路大将率兵勤王,金兵攻打不进,只得退兵。不料想钦宗听信了奸臣的话,竟将李纲罢免了,又不用威名素著、能征惯战的宿将,却信用一个自称能请天神天将、会得呼风唤雨的骗子郭京,叫他请天将守城。天将不理睬,这京城又如何不破?终于徽宗、钦宗都给金兵掳了去。这两个昏君自作自受,那也罢了,可害苦了我中国千千万万百姓。”

郭啸天、杨铁心越听越怒。郭啸天道:“靖康年间徽钦二帝被金兵掳去这件大耻,我们听得多了。天神天将什么的,倒也听见过的,只道是说说笑话,岂难道真有这等糊涂事?”张十五道:“那还有假的?”杨铁心道:“后来康王在南京接位做皇帝,手下有韩世忠、岳爷爷这些忠勇大将,本来大可发兵北伐,就算不能直捣黄龙,但要收复京城汴梁,却也并非难事。只恨秦桧这奸贼一心想议和,却把岳爷爷害死了。”

张十五替郭、杨二人斟了酒,自己又斟一杯,一口饮干,说道:“岳爷爷有两句诗道:‘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两句诗当真说出了中国全国百姓的心里话。唉,秦桧这大奸臣运气好,只可惜咱们迟生了六十年。”郭啸天问道:“若是早了六十年,却又如何?”张十五道:“那时凭两位这般英雄气概,豪杰身手,去到临安,将这奸臣一把揪住,咱三个就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却又不用在

这里吃蚕豆、喝冷酒了！”说着三人大笑。

杨铁心见一壶酒已喝完了，又要了一壶，三人不住痛骂秦桧。那跛子又端上一碟蚕豆、一碟花生，听他三人骂得痛快，忽然嘿嘿两声冷笑。

杨铁心道：“曲三，怎么了？你说我们骂秦桧骂得不对吗？”那跛子曲三道：“骂得好，骂得对，有什么不对？不过我曾听得人说，想要杀岳爷爷议和的，罪魁祸首却不是秦桧。”三人都感诧异，问道：“不是秦桧，那么是谁？”曲三道：“秦桧做的是宰相，议和也好，不议和也好，他都做他的宰相。可是岳爷爷一心一意要灭了金国，迎接徽钦二帝回来。这两个皇帝一回来，高宗皇帝他又做什么呀？”他说了这几句话，一跷一拐地又去坐在木凳上，抬头望天，又一动不动地出神。这曲三瞧他容貌还只四十上下年纪，可是弓腰曲背，鬓边见白，从背后瞧去，倒像是个老头子模样。

只听得门外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叫道：“我杀老虎，杀三只老虎给爹爹下酒！老虎来啦，老虎来啦！”一只公鸡从门外飞扑进来，跟着一个女孩双手挺着一柄烧火的火叉自后追进门来。那女孩五六岁年纪，头发扎了两根小辫子，满脸泥污，身上衣服也尽是泥污，似乎刚从泥潭中爬起来一般。她见了曲三，笑道：“爹，爹，我给你杀老虎！”曲三脸上露出笑容，显得很慈爱，笑道：“乖，乖宝，杀了几只老虎啦？”那女孩挺着火叉，又去追赶公鸡，叫道：“杀三只大老虎，一只，六只，五只，给爹爹下酒。乖宝自己吃一只！”那雄鸡飞扑着逃了出门。那女孩挺火叉追了出去。

隔了半晌，张十五道：“对，对！这位兄弟说得很是。真正害死岳爷爷的罪魁祸首，只怕不是秦桧，而是高宗皇帝。这个高宗皇帝，原本无耻得很，这种事情自然做得出来。”

郭啸天问道：“他却又怎么无耻了？”张十五道：“当年岳爷爷几个胜仗，只杀得金兵血流成河，尸积如山，只有逃命之力，更无招架之功，而北方我中国义民，又到处起兵抄鞑子的后路。金人正在手忙脚乱、魂不附体的当儿，忽然高宗送到降表，投降求和。金人的

皇帝自然大喜若狂，说道：议和倒也可以，不过先得杀了岳飞。于是秦桧定下奸计，在风波亭中害死了岳爷爷。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岳爷爷遭害，只隔得一个月，到绍兴十二年正月，和议就成功了。宋金两国以淮水中流为界。高宗皇帝向金国称臣，你道他这道降表是怎生书写？”杨铁心道：“那定是写得挺不要脸了。”

张十五道：“可不是吗？这道降表，我倒也记得。高宗皇帝名叫赵构，他在降表中写道：‘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藩国，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他不但自己做奴才，还叫世世子孙都做金国皇帝的奴才。他做奴才不打紧，咱们中国百姓可不是跟着也成了奴才？”

砰的一声，郭啸天又在桌上重重拍了一记，震倒了一只酒杯，酒水流得满桌，怒道：“不要脸，不要脸！这鸟皇帝算是哪一门子的皇帝！”

张十五道：“那时候全国军民听到了这个消息，无不愤慨之极。淮水以北的百姓眼见河山恢复无望，更是伤心泣血。高宗见自己的宝座从此坐得稳若泰山，便道是秦桧的大功。秦桧本来已封到鲁国公，这时再加封太师，荣宠无比，权势熏天。高宗传孝宗，孝宗传光宗，金人占定了我大半边江山。光宗传到当今天子庆元皇帝手里，用的是这位韩侂胄韩宰相，今后的日子怎样？嘿嘿，难说，难说！”说着连连摇头。

郭啸天道：“什么难说？这里是乡下地方，尽说无妨，又不比临安城里，怕给人听了去惹祸。韩侂胄这贼宰相，哪一个不说他是大大的奸臣？说到祸国殃民的本事，跟秦桧是拜把子的兄弟。”

张十五说到了眼前之事，却有些胆小了，不敢再那么直言无忌，喝了一杯酒，说道：“叨扰了两位，小人却有一句话相劝，两位是血性汉子，说话行事，却得小心，免惹祸端。时势既是这样，咱们老百姓也只有混口苦饭吃，挨日子罢啦，唉！正是：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杨铁心问道：“这四句诗，说的又是什么故事？”张十五道：“那倒不是故事。说的是我大宋君臣只顾在西湖边上饮酒作乐，观赏歌舞，打算世世代代就把杭州当作京师，再也不想收复失地、回汴梁旧京去了。”

张十五喝得醺醺大醉，这才告辞，脚步踉跄，向东往临安而去，他口中兀自喃喃地念着岳飞所作《满江红》中的句子：“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郭啸天付了酒钱，和杨铁心并肩回家。他两人比邻而居，行得十余丈，便到了家门口。

郭啸天的浑家李氏正在赶鸡入笼，笑道：“哥儿俩又喝饱了酒啦。杨叔叔，你跟嫂子一起来我家吃饭吧，咱们宰一只鸡。”

杨铁心笑道：“好，今晚又扰嫂子的。我家里那个养了这许多鸡鸭，只白费粮食，不舍得杀它一只两只，老是来吃你的。”李氏道：“你嫂子就是心好，说这些鸡鸭从小养大的，说什么也狠不下心来杀了。”杨铁心笑道：“我说让我来宰，她就哭哭啼啼的，也真好笑。今儿晚我去打些野味，明儿还请大哥大嫂。”郭啸天道：“自己兄弟，说什么还请不还请？今儿晚咱哥儿一起去打。”

当晚三更时分，郭杨二人躲在村西七里的树林子中，手里拿着弓箭猎叉，只盼有只野猪或是黄猿夜里出来觅食。两人已等了一个多时辰，始终没听到有何声息。正有些不耐烦了，忽听得林外传来一阵铎铎之声，两人心中一凛，均觉奇怪：“这是什么？”

便在此时，忽听得远处有几个人大声吆喝：“往哪里走？”“快给我站住！”接着黑影晃动，一人闪进林中，月光照在他身上，郭杨二人看得分明，不由得大奇，原来那人撑着两根拐杖，却是村头开小酒店的那跛子曲三。只见他左拐在地下一撑，发出铎的一声，便即飞身而

起，躲在树后，这一下实是高明之极的轻身功夫。郭杨两人不约而同地伸出一手，互握了一下，都惊诧万分：“我们在牛家村住了三年，全不知这跛子曲三武功竟然如此了得！”躲在长草之中，不敢稍动。

只听得脚步声响，三个人追到林边，低声商议了几句，便一步步踏入林来。三人都是武官装束，手中青光闪烁，各握单刀。一人大声喝道：“兀那跛子，老子见到你了，还不跪下投降？”曲三只躲在树后不动。三名武官挥动单刀，呼呼虚劈，渐渐走近，突然间波的一声，曲三右拐从树后戳出，正中一名武官胸口，势道劲急。那武官一下闷哼，便向后飞了出去，摔在地下。另外两名武官挥动单刀，向曲三砍去。

曲三右拐在地下一撑，向左跃开数尺，避开了两柄单刀，左拐向一名武官面门点去。那武官武功也自不弱，挺刀挡架。曲三不让他单刀碰到拐杖，左拐收回着地，右拐扫向另一名武官腰间。只见他双拐此起彼落，快速无伦，虽然一拐须得撑地支持身子，只余一拐空出来对敌，却丝毫不落下风。

郭杨二人见他背上负着个包裹，甚是累赘，斗了一会，一名武官钢刀砍去，削在他包裹之上，当啷一声，包裹破裂，散出无数物事。曲三乘他欢喜大叫之际，右拐挥出，啪的一声，那武官顶门中拐，扑地倒了。余下那人大骇，转身便逃。他脚步甚快，顷刻间奔出数丈。曲三右手往怀中一掏，跟着扬手，月光下只见一块圆盘似的黑物飞将出去，托的一下轻响，嵌入了那武官后脑。那武官惨声长叫，单刀脱手飞出，双手乱舞，仰天缓缓倒下，扭转了几下，就此不动，眼见是不活了。

郭杨二人见跛子曲三于顷刻之间连毙三人，武功之高，生平从未见，心中都是怦怦乱跳，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均想：“这人击杀命官，犯下了滔天大罪。我们倘若给他发觉，只怕他要杀人灭口，我兄弟俩可万万不是敌手。”

却见曲三转过身来，缓缓说道：“郭兄，杨兄，请出来吧！”郭杨二人大吃一惊，只得从草丛中长身而起，手中紧紧握住了猎叉。杨

铁心向郭啸天手中猎叉瞧了一眼，随即踏上两步。曲三微笑道：“杨兄，你使杨家枪法，这猎叉还将就用得。你义兄使的是一对短戟，兵刃可太不就手了，因此你挡在他身前。好好，有义气！”杨铁心给他说穿了心事，不由得有些手足无措。曲三又道：“郭兄，就算你有双戟在手，你们两位合力，斗得过我吗？”郭啸天摇头道：“斗不过！我兄弟俩有眼无珠，跟你老兄在牛家村同住了一年有余，全没瞧出你老兄是位身怀绝技的高手。”原来曲三是一年多之前因死了妻子，不愿再在原地住，搬到牛家村来开了家小酒店。

曲三摇摇头，叹了口气，说道：“我双腿已废，还说得上什么绝技不绝技？”显得意兴阑珊，又道：“若在当年，要料理这三个宫中的带刀侍卫，又怎用得着如此费事？唉，不中用了，不中用了。”郭杨二人对望一眼，不敢接口。曲三道：“请两位帮我跛子一个忙，将尸首埋了，行不行？”郭杨二人对望一眼，杨铁心道：“行！”

二人用猎叉在地下掘了个大坑，将三具尸体搬入。搬到最后一具时，杨铁心见那个黑色盘形之物兀自嵌在那武官后脑，深入数寸，右手运劲，拔了出来，着手重甸甸的，原来是个铁铸的八角形八卦，在尸身上拭去了血渍，拿过去交给曲三。

曲三道：“劳驾！”将铁八卦收入囊中，解下外袍摊在地下，捡起散落的各物，一一放入袍中包起。郭杨二人搬土掩埋尸首，斜眼看去，见有三个长长的卷轴，另有不少亮晶晶的金器玉器。曲三留下一把金壶、一只金杯不包入袍中，分别交给郭杨二人，道：“这些物事，是我从临安皇宫中盗来的。皇帝害苦了百姓，拿他一些从百姓身上搜括来的金银，算不得是贼赃。这两件金器，转送给了两位。”

郭杨二人听说他竟敢到皇宫中去劫盗大内财物，不由得惊呆了，都不敢伸手去接。

曲三厉声道：“两位是不敢要呢？还是不肯要？”郭啸天道：“我们无功不受禄，不能受你的东西。至于今晚之事，我兄弟俩自然决不泄漏一字半句，老兄尽管放心。”曲三道：“哼，我怕你们泄漏了秘密？你二人的底细，我若非早就查得清清楚楚，今晚岂能容你二位